

大流行疫情下的威尼斯雙年展

Text by 陳奉京 Photo courtesy of La Biennale di Venezia、M+、High Line Art



SIMONE LEIGH, CUPBOARD, (2022)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藝術雙年展，上一屆威尼斯雙年展 (VENICE BIENNALE) 已是三年前的事。當年的主題「願你活在有趣時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是一句西方諺語，來自於連中國人也不知道的中國典故——西方訛傳古代中國人會以這樣一句看似祝福的話來詛咒他人，所謂「有趣」其實是動盪與不安，「無趣」才是真正的安寧。

在第 58 屆威尼斯雙年展落幕兩個月後，一種未知的新型病毒開始傳播。它迅速跨越國境、席捲世界，幾個月後，本應在 2021 年舉辦的第 59 屆威尼斯雙年展宣佈延期一年舉辦。且不論這三年到底是「有趣時代」還是「無趣時代」，病毒幾經變種，終於變得相對溫和，不必再度延期的雙年展為我們獻上一大碗「夢之奶」(THE MILK OF DREAMS)。開幕致辭時，雙年展主席 ROBERTO CICUTTO 說道：「願我們能沉浸在夢的乳液中，重新愛上世界。」

參展女性藝術家破紀錄

威尼斯雙年展包括大會策展的「主題展」(CENTRAL PAVILION)、各國策展的「國家館」(NATIONAL PAVILIONS)和非國家策展的「平行展」(COLLATERAL EVENTS)，分佈於威尼斯城區及週邊島嶼各處，展期長達半年。這屆主題展的策展人 CECILIA ALEMANI 來自意大利，她自 2011 年起便一直擔任紐約 HIGH LINE ART 總監和首席策展人，也曾擔任 2017 年意大利館策展人和 2018 年 ART BASEL CITIES: BUENOS AIRES 藝術總監。這是已有過百年歷史的威尼斯雙年展第一次由意大利女性出任策展人，也是歷來第五位女性策展人——其中有一屆是由兩位女性策展人聯合策展。

除此之外，入選此屆主題展的 213 名藝術家中，女性首次超過男性，而且佔比超過八成。有統計指，千禧年之前，女性藝術家在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中的比例一直不足一成，2000 年後的二十多年間也僅僅提升到大約三成。雖然此次女性藝術家比例超過了八成，最佳藝術家獎 (GOLDEN LION FOR THE BEST PARTICIPANT) 及終身成就獎 (GOLDEN LIONS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也分別由三位女性獲得，但 ALEMANI 表示這不是「女人的展覽」，她也不想把這次雙年展辦成討論性別的「女性主義展」，因為標籤容易帶來爭論，反而忽視了藝術原本想表達的東西。

超現實主義不是脫離現實

「夢之奶」這一展題來自英裔墨西哥超現實主義畫家 LEONORA CARRINGTON (1917-2011) 的同名繪本。CARRINGTON 被稱為是 1930 年超現實主義運動的最後一人，2011 年以 94 歲高壽去世，她也是上世紀 70 年代墨西哥女性解放運動團體的創辦人之一。順便一提，藝術市場的反應總是來得很快，已有拍賣行藉著威尼斯雙年展這股東風，在 5 月的拍賣中以幾乎高於估價兩倍的拍價賣出了 CARRINGTON 的一幅畫作《THE GARDEN OF PARACELUS》。

ALEMANI 說，她最初構思主題時，思考的是有關變形 (METAMORPHOSIS) 和改變 (TRANSFORMATION) 的概念——包括人的身份、性別和種族在內，其實都是流動變幻的。後來因為疫情爆發、展會延期，她有更多時間作出延伸的思考，比如人與科技和自然的關係，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身體，她發現許多藝術家也關心著這些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她

發現了 CARRINGTON 的繪本《夢之奶》，裡面正好描繪了一個生命形態可任意變化的奇幻世界，也帶來如何定義「人類」的思考。對於「超現實主義」，ALEMANI 認為不是要脫離現實，而是用另一種角度看待「現實」。雖然展題未直接回應當今人類社會所謂最迫切的問題，如疫症、戰爭，但是藝術對於人類身體的思考，何嘗不是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回應？

主題展有超過一半 (大約 80 件) 的新作品，部份是特別委約創作。另外又設置了五個如「時間膠囊」(TIME CAPSULE) 的小型展中展，以五個主題串聯，展品多是從博物館借來，年代較為久遠，旨在建立連接過去和現在的橋樑，使不同年代的作品間產生共鳴，並探討那些在藝術史中很重要卻被排除和隱形的人與作品。

雕塑展現黑人女性堅強美

SIMONE LEIGH 是這屆雙年展最受矚目的藝術家。她不僅是美國館唯一的代表藝術家，也是第一位代表美國的黑人女性藝術家。除了美國館，她還有作品入選主題展，最後更獲頒最佳藝術家獎。

進入主題展看到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由 LEIGH 創作於 2019 年的青銅雕塑作品《BRICK HOUSE》。此作品是其「建築解剖學」(ANATOMY OF ARCHITECTURE) 系列的首作，當初由 HIGH LINE ART 委約創作，最先在紐約 HIGH LINE PARK 展出。《BRICK HOUSE》和此次展覽的「變形」主題十分契合，頭部是一位黑人女性，下半身則是猶如裙子的建築，風格類似非洲 BATAMMARIBA 建築和 MOUSGOUM 建築，而半身半建築的概念則借鑑了美國一家著名的路邊餐館 MAMMY'S CUPBOARD——MAMMY 在美國是一個種族標籤，常用來指稱在白人家庭擔任保姆的黑人女性。LEIGH 的雕塑常以黑人女性為主題，希望通過雕塑來表現出黑人女性的堅強之美。

由 SIMONE LEIGH 一人獨挑大樑的美國館，以「SOVEREIGNTY」(主權) 為主題，這次配合藝術家的作品，將建築外形做成非洲部落風格——但建築內部則是西式建築風格。

女性藝術家應享更高名氣

最佳藝術家獎由評審團選出，與之不同的是，終身成就獎是由主題展策展人推薦選出。早在 1999 年，當時 23 歲的 ALEMANI 第一次參觀威尼斯雙年展，就看過德國

第 59 屆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策展人 CECILIA ALEMANI



本屆威尼斯雙年展最佳藝術家獎得主 SIMONE LEIGH





TOP : SIMONE LEIGH 《BRICK HOUSE》 (2019) 。

BOTTOM : 《BRICK HOUSE》 最初在紐約 HIGH LINE PARK 展出 。



KATHARINA FRITSCH 《ELEPHANT》 (1987)



CECILIA VICUÑA 《BENDÍGAME MAMITA》 (1977)

徐世琪 《PLAYSCAPE FOR THE FEATHERED GIRL》 (2022)





本屆威尼斯雙年展終身成就獎得主之一 CECILIA VICUÑA



本屆威尼斯雙年展終身成就獎得主之一 KATHARINA FRITSCH



香港館代表藝術家徐世琪

藝術家 KATHARINA FRITSCH 的黑色巨型老鼠雕塑作品《RATTENKÖNIG (RAT KING)》。她說，看著這個幾乎佔滿整個房間的作品，就像是目睹了一場怪異的魔術儀式，自此之後每次看到 FRITSCH 的作品，她都心生敬畏，且深深為之吸引，因此在策劃這次主題展時，她很早便確定一定要將 FRITSCH 的另一個巨型雕塑作品《ELEPHANT (1987)》帶到現場。「她是世界上最有才華的藝術家之一，雖然已經很出名，但她從未獲得過像 JEFF KOONS 或 CHARLES RAY 那樣的知名度。」ALEMANI 說。

FRITSCH 的雕塑通常以縮小或放大原物的方式製作，形態惟妙惟肖，再塗上單一顏色，且通常不是事物本來的顏色，平添一種超現實感。她不諱言自己是一名女性主義者，還語帶諷刺地說過：「男人以女人為模特兒，所以我也以男人作為模特兒，他們是我創作的繆斯。」她 2013 年創作的藍色公雞作品《COCK》，像一座英雄雕像般豎立在倫敦的一個廣場，就是諷刺男性深為自豪的陽剛氣質。

西方藝術語言外另闢蹊徑

對於另一位終身成就獲獎者 CECILIA VICUÑA，ALEMANI 除了稱讚她的多才多藝（既是藝術家還是詩人），還提到她是一名社會活動家，多年來為家鄉智利以及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爭取權益；同時在創作上，她的藝術語言也深受原住民歷史文化影響，比如古印第安人的奇普繩結（QUIPU）。

1948 年，CECILIA VICUÑA 出生於智利的一個知識份子家庭，其做律師的祖父曾在她出生那年為受政治打壓的智利詩人 PABLO NERUDA 辯護。1972 年，CECILIA VICUÑA 前往英國進修藝術，次年因智利爆發軍事政變而選擇留在英國，開始了流亡生活，她在軍事政變兩個月後即在英國出版了《SABORAMI》一書，書裡包括她的詩和繪畫，以作為她對於時代的見證。1975 年離開英國後，VICUÑA 輾轉於南美多國旅居，開始深入了解南美原住民文化，這種漂泊的經歷倒是和《夢之奶》的作者有幾分相似——VICUÑA 年輕時在繪畫技巧上也有受 CARRINGTON 影響，她 1969 年曾在墨西哥遇到 CARRINGTON，甚至曾住在其家中數天，看到 CARRINGTON 的畫作時，她意識到那正是一種合適的語言，能向世界表達她腦中的畫面。此次主題展有她多幅創作於 70 年代的油畫及數幅近年的新作，還有一個創作於今年的大型場域特定裝置（SITE-

SPECIFIC INSTALLATION）作品《NAUFRAGA》，它由漁網和 161 個懸掛物組成，作品旨在表達人類在保護地球上的失敗。

香港藝術家的「超現實」故事

如果藝術必須直接回應人類最迫切的議題，比如「疫症」，那其實藝術並非沒有，2019 年在大館舉辦的「疫症都市」即是，只不過展覽發生在疫情爆發之前。這次代表香港到威尼斯參展的徐世琪，就是該展的參展藝術家之一。

徐世琪讀藝術之前先取得了一個生物化學學位，在成為藝術家之後的創作裡，也一直關注醫學、人體相關的議題，甚至有以頭髮作為材料的刺繡作品。徐世琪的藝術創作也涉及科幻題材，甚至還是香港為數不多的科幻小說家，出版過科幻小說《BERTY》，也編輯過科幻小說集。如果平行展需要回應主題展的議題（其實沒有這樣的規定），比如變形、人體，人與地球和科技的關係，那麼，徐世琪可能是香港藝術家裡最適合講這些議題的那個人。

徐世琪的展覽以「懸浮，香港在威尼斯」為題，所謂「懸浮」，依據她作品所表達的來看，就是人的身體通過與地球的萬有引力對抗，從而達到肉體上的自由。徐世琪接受訪問時給出的詮釋則是：「自由或竭盡所能做一些無可能的事情」。

展覽分成四個部份，包括香港館的室外庭院和室內三個展房。室外部份命名為「PLAYSCAPE FOR THE FEATHERED GIRL」，圓形的座席和高懸的鞦韆，更像是馬戲團的演出場地，而到了第一間展房，三組由五個螢幕合併而成的影像裝置，裡面呈現的正是各種高空表演的影像，包括空中體操、馬戲團雜技等等。第二個房間則主要是徐世琪的平面作品，多是一些類似科學圖鑑的畫作，描繪的是一些人體部位，或者變形的、奇異的生物。第三個房間展示的是此次展覽的核心作品《THE MAGNIFICENT LEVITATION ACT OF LAUREN O》。這是一個偽紀錄片形式的錄像作品，徐世琪虛構了一個相信自己能夠懸浮的主角 LAUREN O，她在 1960 年代參與了美國反戰運動組織 LADEN RAVEN，徐世琪親自演繹這個角色，並加插了一些現成的影像，虛實結合。此一作品旨在表達個體如何面對已經改變和正在改變的世界，「懸浮」或許只是為了更好站穩在大地。世界正處於劇變之中，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雙年展總策展人 CECILIA ALEMANI 表示，此次展覽的舉行不代表重回正常生活，但共同合作造就了這猶如奇跡般的結果。